



刚刚开始

林炳光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剛 剛 是 开 始

林炳光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寫一個生長在祖國南方農村的小學畢業生，因考不上中學，在他母親的影響、支持下，到汕头市補習。隨着農業合作化的發展，他回到鄉里，看到鄉里嶄新的面貌，發覺農村需要他，他經過思想鬥爭，參加了養豬工作。由於合作化給他提供有利的條件，在黨團、群眾的支持、幫助下，克服了困難，取得了成績，影響另一個女同學參加了工作。

剛 剛 是 開 始

林 炳 光 著
何 銘 倫 插 圖

*

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(廣州大南路四三號)

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粵版字第一號

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

廣州印刷廠印刷

*

統一書號：R10111·180

書號：1022·787×1092 1/32·2 1/2印張·1插頁·36,000字

1957年7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110 定價：(3)一角九分

一 補習去

天黑以后，星星羞澀地躲在云里。田野里各种虫声特別响亮。池边的蘆葦一动也不动。

尽管天气格外悶热，祠堂里还閃耀着明亮的燈光，村里的“欢迎小学畢業生参加農業生產”的大会正在这里举行。

大概这时候討論剛結束，一个高大身材，有兩条濃眉、一双大眼睛的青年——团支書吳振强，正在对参加會議的八九个小伙子講話：

“……不管學習至怎么高的阶段，总是为了劳动。所以嘛，既然考不上中学，就應該安下心來，参加農業生產劳动。……”

小伙子們靜悄悄地在听着。忽然，有一个厚嘴唇，圓眼睛，瘦个子的小伙子，慢慢地低下头來。

和他坐在一起的振英微偏过头，低声問他：

“振華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不过是精神有点不好。”

“要不要先回去？”

“不。既然参加了會議，就應該等結束了才回去。”振華用一只手支着头低声地回答。

振強的說話还繼續着，可是振華却半句也听不進去。因为在要來参加这个会的时候，母親追到門口，再三叮囑他：“振華，他們如果要你負責什么，你都不要答应。只應該再去念書！”現在，這句話就在他的腦子里盤旋着。

按照母親的想法，哥哥在暹羅做工，每月有暹批^①來家里，經濟比較寬裕；家里又只有这一个孩子，那么就應該念書，將來才能当个大干部，或者大專家，賺大錢，办大事，才会光祖榮宗，揚眉吐气……

剛才支書的話，就象是一陣大風，在他的腦海里掀起了一个个的巨浪，不停地冲击着：

“是的，既然升不上，当然要劳动，不劳动是可耻的！……可是，母親艰难辛苦地撫育了我，我怎

① 在暹羅的華僑寄來家鄉的款，就叫“暹批”。

能辜負她的期望，……參加勞動嗎？母親一定不答應。……再念書嗎？已經考不上。……怎麼辦？怎麼辦呢？……”

“念書”，“勞動”，這兩個念頭，就象兩把鐵鉗，緊緊地鉗住他的心靈，越想擺脫它就越覺得難過。

忽然，他覺得眼前模模糊糊的，伸手一揉，呀！一大滴熱淚沾在手掌上！

就在這時候，他發覺有一只大手按在他的肩上。抬頭一望，却是團支書！他定一定神，才發現同學們都要回家了——會議結束了，人家都在注視着他呢。他恐



怕被人家看出什么來，連忙又低下頭。

“振華，你怎么了？”團支書關心地問。

“沒什麼，振強兄，不過是精神有點不好。”振華不好意思地回答。

“哦！早点休息吧。我送你回家去。”

振華剛要說“沒關係”，振強已拿起電筒，跟他走出來了。

走出祠堂的大門，才知道天色很陰暗，四面都是烏漆墨黑的。近海那邊——和尚山後面，隱隱約約的湧起一陣陣的黑雲，很快就漫過和尚山頂上的天空。振華拖着沉重的腳步，一言不發，慢慢地走。振強越看越覺得不對頭，心想他的“精神有點不好”，必定是“思想問題”。剛要和他談談，可是已經到振華的家了；借着手電光望去，振華的母親正倚在門框上，看樣子是在等待振華回來。

“牆姆，”振強向振華的母親打招呼，“振華回來了。”“啊，是——是振強兄，請進來坐一下吧。”

“不，不早了，我不能再打擾你老人家。”振強轉過頭對振華說，“有什麼問題，明天再談。明天早飯

后我就來找你。”說着，向牆姆告辭一聲就走了。

母子倆走進屋里，點起煤油燈。這時候，牆姆才發現振華眼眶是濕潤潤的，着急地問：

“振華，你……你怎樣了？”

“娘——”振華索性把頭埋在母親怀里，成串的淚珠落在她手上。

牆姆一急，鼻子猛一酸，不知道從哪里來的眼淚，也答答的滴在振華頭上。

“振華，你……你怎樣……”牆姆撫摩着振華的頭髮，“快說吧！會議怎樣決定？”

振華略抬起頭，望了望牆姆。牆姆拿起手巾，輕輕替他拭去眼淚，說：“振華，告訴娘吧，會議開得怎樣？”

振華怕母親再傷心，所以忍住內心的痛苦，說：“娘！振強兄在大会上，号召我們這些考不上的小學畢業生，參加農業生產勞動……”

“啊！這樣，反正都是種田，真的讀書是枉然了！”

“不，娘！有文化還有好處呢！我們可以在鄉里傳播文化種子，聯組里需要記工，讀報……”

“難道你答应当記工員了么，振華？”牆姆懷疑

地望着振華，“自古种田的誰能种出个好日子來？娘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嗎？”

“娘，就是这个緣故，我才沒在会上表示态度。”

牆姆滿意地点着头。

振華虽然这么說，但不完全同意母親的看法：“我想，農業終归还是有前途的。以前，農民連一寸地也沒有，受尽压迫剝削，当然种不出好日子來。現在呢……”

牆姆不耐煩地搶着說：“你不用說，这些大道理我也会知道。但是，不管怎么种，总是餓不死，脹不肥，哪能比得上讀大書的？当大干部，做大人物，干起事來脚干手淨，又能揚名声，显父母。正如隔鄰守古老姆說的：‘讀書会显貴，飲酒会酣醉；种田、做工餓癆嘴。’在農村会有什么前途？”

“不！”振華理直气壯地說：“現在農業是有前途的。只要劳动得好，增加生產，就有前途。你沒听过汪漢國游苏联，刘賽烈上北京嗎？”

牆姆冷冷的說：“有前途？就如素文說的：互助联組里連一头牛还没有，要談什么增產，什么前途？”

這句話，象一盆冷水傾在振華头上：“真的！聯組里一头牛還沒有。以前用鋤頭，現在也是用鋤頭。這只怨鄉里太落后！要等使用拖拉機嗎？牛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哩！等吧！等……等到年老的時候……”他想着想着，越想越苦惱，他覺得自己已是白胡子老头，蒙蒙朧朧地似乎遠處拖拉機的馬達聲象雷一樣隆隆的响着。他正在為自己一事無成而傷心，突然，屋里屋外閃起一道電光，接着轟的一聲巨响，黃豆般的雨點連續地撒在屋瓦上。

“哦，下雨了。”振華這時才清醒過來，望向窗外，只見電光又一閃，剛才在那里開會的祠堂就出現在眼前。這時候，振華才想起素文今晚沒參加會議，不知她有什麼打算。剛想要問母親，恰巧牆姆說：“振華，你才出去開會，素文就來找你，問你有什麼打算。你不要認為她比你小兩歲，她是很懂事的。她認為初中畢業了，如果不能上高中，也會較快找到工作。最好是你到汕頭補習去，她因為家里經濟有限，不能去補習，要你把學過的東西寄給她自學。振華，你認為這個主意怎樣？”

“補習去？”振華信心不足地問。

“对，補習去！”希望又涌上牆姆心头，“只有去補習，娘才有指望！”

振華猶豫地說：“娘，我看讀書沒我的份了！老师平时對我們說過，振強兄今晚在會上也說過：我們國家工業化還沒有相當的基礎，要突飛猛進地發展文化教育事業，大力增辦學校，是不可能的。縱然將來能多辦學校，每年的中小學畢業生也不能全部升學，應該有一部分參加生產勞動。何況我已考不上了，農村又需要知識分子。

要不要補習，待明天再想想看吧。”

“初中考不上，農業沒指望，還有什麼別的可想？你明天就去吧，好孩子！一來恐怕補習的人多，慢了報不上名；二來又省得



明高伯、振强这些人來糾纏；剛才振强不是說明早就
要來找你嗎；以后你兄匯款到家，娘就轉寄給你。”

振華还是不聲不响，心想：“不補習嗎？聯組里
連一头牛還沒有，出息实在太慢；自己种田又不習
慣。要補習嗎？誰能保證我明年就能考上初中……”

牆姆見他猶豫不決，更加焦急起來，但又不愿逼
他，只好用近乎要求的口吻說：“振華，你去开会，
娘焦急地等你回來，恐怕你答应他們什么工作；你考
不上初中，娘的心象虫咬着一样，替你苦悶；現在，
要你去補習——这一切，不都是为了你嗎？去吧，明
早就去吧！”

“当当当……”壁上的时鐘敲了十二下。

这时候，振華已打定主意：一則拗不过母親；二
則反正補習比呆在家里强，比農業劳动更有指望，于
是說：“娘，不早了，你安心去睡吧！我听你的話就
是——明早就走，補習去。”

“这样才对！娘这时就替你收拾行李。”牆姆边
說边走進臥房，还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可惜素文这个女
孩子，从此不能和振華一同上学了！”

“素文！”振華望着母親的背影，心里想起了往

事——

原來振華九歲才上學，只讀完一年級，他爹因接濟武工隊^①，被偽鄉長毒毆，很久不能去外面砌牆，振華不得已就輟學了。以後，他的哥哥為了躲避蔣介石拉丁，逃到暹羅去，從此他就幫爹到外面做泥灰小工。臨解放的時候，他爹因貧病交迫，不幸死了，家里什麼都沒有，就靠母親養幾頭豬捱過日子。直到他十四歲，那年分了田，才插上四年級，和素文同學。

三年來，因為素文上學一定要從振華家經過，所以上學時素文就來找他一道上學，放學時就和他一道回家；碰到學習難題，就互相談談說說的。年長日久，他倆的友誼就很自然地逐漸形成、增長起來。

雖然素文是翹嘴唇的，但她那一張圓臉蛋上，掛着兩條象是用筆描上的秀眉，一對黑亮亮的眼睛，配着一張翹着唇的小嘴巴，加上兩條黑油油的辮子，更顯得活潑，伶俐。牆姆沒有女兒，有這麼一個女孩子來走動走動，她怎不喜愛呢？幾乎一來了就不願意給她回去。

振華本來是這麼想的：兩人一同升學，那是多么

① 武工隊是解放前我軍的游擊隊。

好哇！可是現在……

他不由得难过起來，慢慢的抽出鋼筆，從筆記簿里撕出一張紙，在那半明不暗的煤油燈下，一字一字地寫：

素文同學：

明天一早我就到汕頭補習去了。請原諒我不能和你告別。

.....

雨雖然停了，可是天氣還是那麼悶熱，陰霾還是沒有消散。

二 “農業社需要你！”

振華的家鄉距離汕頭市僅五六十里路，可是振華沒有親友在汕頭，所以他十七歲了，還沒到過汕頭市。

那天一早，他離別了家鄉，翻過和尚山，乘汽車、轉汽船，好半天才到汕頭。

振華跨上碼頭，差一點要喊出來：啊呀呀！闊闊的馬路，高高的樓房，鄉下哪里有這樣的環境！

他暫時在小公園附近的一家旅社住下來。晚上，

他第一次站在小公園的亭子上，向四面望去，呀！眼前是一個涵涌不停的人海，人們有的來，有的往，几乎是擠着走路。單車，三輪車，叮叮當當的要人們讓路；公共汽車嗚嗚直叫，就象是一艘輪船在海里航行，乘風破浪，來回奔跑。各種電燈閃耀着令人晃眼的光芒；高聳的樓台就象是神話里的寶塔，放射着奇異的光彩。播音器播送悅耳的歌曲，……

現在，他就將要在這個城市里補習了，怎不愜意呢！

第二天，振華在一所私立補習學校報上名。在學校的幫助下，好容易才在學校附近租到一間小房子。

這是一間狹窄得僅僅能設一張單人床鋪，一張寫字桌和二張交椅的房子。但是振華却很滿意，一則接近學校，二則水電齊備：電鈕一掀，電燈就亮，比家里那盞半明不暗的煤油燈好得多；水管開關一擰，清涼的水就流出來，比家里用水便利得多。現在，他就住下來，在這裡補習了。

時光永遠不會等待人們，它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走去：秋去冬來，已是十一月了。

在勞動的時日里長大的人，有這麼一個習慣：縱

然是滿頭白髮，只要會動彈，總不肯閑着不干活。特別是日用開支，連一分錢都要打算過，從不輕易使用。

振華在這三個多月裡，思想越來越複雜了。本來他覺得城市一切都比家鄉好，一切都多么新鮮，可是住下不久，感覺上就起了根本的變化：學校因為補習的人太多，所以分為二班上課——上午班和下午班。他下午閑着沒事，就隨意出來遊逛，東邊瞧瞧，西邊看看，甚至對一個捏糖人的也不放過。這樣倒覺有趣。可是日子一久，逛也逛膩了，覺得再沒有什麼能引起興趣了。又沒親戚，又沒朋友，要走走動動也沒地方去，真是閑得滿身發痒。

他每月收到母親的錢，雖然不很多，總也有三二十元。他知道錢是哥哥在暹羅千辛萬苦賺來的，是母親省吃儉用寄來的，很想要慢慢地用。可是不知怎樣，付了租房，水電費和伙食費，剩下的也就不多了。這些錢雖然不能不花，但他總覺得怪疼惜。

既然花錢是為了補習，就應該好好學習。可是這所非正式的學校，師資差，紀律糟，你要聽講也好，不聽講也好，反正是“補習的”，老師也无可奈何。在這樣的學校裡，振華雖不是調皮搗蛋的孩子，也不

能安心学下去。

难道这样就能够升上中学嗎？連他自己也不相信。想要回家嗎？又恐怕被人家嘲笑，說他考又考不上，補習又補習不成。只有希望日子快点过去，放了寒假，再看怎样。

时光本來是公公道道地走过去，可是你如果要它快，你就越觉得它过得太慢；振華覺得很无聊，生活很枯燥，日子过得太慢，心里就越苦悶，索性除了上午上課之外，下午就蜷縮在小房子里，悶着头閑坐，不到外面去了。

一天，振華放学回來，經過街头閱报处，看見有很多人在那里看报。他好奇地挤上前一看，呀！農民报上刊載的都是新鮮的消息：什么農民紛紛迎接農業合作化高潮，自願爭先报名参加農業生產合作社啦；什么小学畢業生学駛犁啦，什么各部門都在支援实现農業合作化啦！……

这些报道对很久沒看报的振華來說，的确是最新鮮的。他瞪大着眼睛，貪婪地看了再看，好久好久，才轉身离开那儿，怀着滿腔心事，低垂着头回去。

剛走進房子，房东就遞給他一封信，信封下面寫